問題與研究

有關西方女傳教士與中國婦女的幾個歷史問題：從文獻談起*

王 秀 雲**

本文將以對近代女傳教士（特別是女醫生）的文獻觀察為主，提出幾個關於西方醫學與性別在中國的歷史問題。1830 年代以來，至中國的西方傳教士有兩個重要特徵面向；一是因傳教士人數的眾多而與中國民眾接觸層面擴大，二是傳教行列中女性不在少數，而其中不乏教育與醫療工作者。[1] 1860 年代之後，由於美國國內女性外國傳教運動的蓬勃發展，加上教會方面開放單身女性加入傳教的工作，女性數目更是逐日增加，她們不但跨出家門國門，足跡更遍及世界各地。外國傳教運動所建構的異教國圖像 —— 婦女深陷在異教黑暗之中、受父權的壓迫 —— 似乎特別吸引了

* 本文主要集中討論美國在中國的女傳教士，除因材料之便偶而引用少數英國女傳教士及天主教之外，以新教徒 (protestant) 為主。

** 威斯康辛大學科學史系博士候選人

1 James S. Dennis, *Centennial Survey of Foreign Missions: A Statistical Supplement to Christian Missions and Social Progress*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902).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美國中西部的中產婦女，而「解救異教徒婦女」是促使她們遠渡重洋到異邦的動機，這些異國則包括非洲、印度、土耳其、中國、韓國、日本。對於女傳教士而言，中國婦女不但受纏足之害、無行動自由，也無教育的機會，[2] 因此，是需要被「拯救」的一群。在身體方面，禮教的束縛使得她們在患病時不能直接求諸男性醫師的治療，因此女傳教士醫生的任務，是靈魂肉體雙重的救贖。這種對中國的理解與態度，及對於婦女社會問題的關注，相當程度地形塑了女傳教士所書寫的中國經驗。

雖然女傳教士醫生比其他一般女傳教士較晚出現在中國（第一位爲露辛達・孔斯 Lucinda Coombs, 1873 年抵達北平），人數上也較少，但是她們不但相當多產，在各自傳教所在地的社會中往往扮演重要的角色。[3] 大部分女醫均擁有醫學學位 (M.D.)，受過正式的醫學院教育，在基督教的背景之外，她們對近代西方科學及物質發展也相當有信心，尤其是科學醫學（scientific medicine）；她們正如其他傳教士一樣，認爲基督教化是「解救」中國的唯一途徑，而西方醫學則是重要的工具。基於性別及宗教的背景，西方女傳教士對於所謂的異教習俗（heathen practices），有特別詳盡的描述。而女傳教士醫生（medical missionary women）所書寫的則更是交織了

---

2 關於美國女傳士在中國的歷史，參考 Jane Hunter, *The Gospel of Gentility: American Women Missionaries in Turn-of-the Century Chin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關於基督教與中國婦女，見 Pui-lan Kwok, *Chinese women and Christianity, 1860-1927* (Atlanta: Scholars Press,1992). 有關美國的女性傳教士運動，參考 Patricia R. Hill, *The World Their Household: The American Woman's Foreign Mission Movement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1870-1920*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5); William R. Hutchison, *Errand to the World: American Protestant Thought and Foreign Miss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3 自 1873 至 1889 之間為止約有四十位具有醫學位 (M.D.) 的美國女傳教士在中國活動，此後陸續不斷有新的女醫入此一行列。J. C. Thomson, "Medical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Chinese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1890. 根據 Chinese Recorder Index 則歷年總數有 110 位左右，但是筆者估計此統計至少遺漏了 15 人左右。另外，《萬國公報》有所謂「女醫幾多於男醫」，雖有誇大之嫌，但女醫引起的重視可見一斑，見李又寧、張玉法主編，《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5)。

宗教、醫學（或科學）、性別、異文化的多重色彩，是跨文化的「身體的殖民」（colonization of the body）的歷史寫作。[4]

在資料方面，女醫傳教士的文獻大致可以分爲三大類，醫療報告、書信日記傳記回憶錄以及發表在宗教雜誌、專業期刊、一般性雜誌上的文章。醫療報告方面，大多出現於教會的年度報告或是由其出版。目前在美國幾個主要的教會史料館都存有相當多的傳教士書信及年度報告 —— 長老教會（Presbyterians）在費城的史料館、及美以美會（Methodists）在紐澤西的史料館；而以公理會（congregationalist）爲主的 ABCFM（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的資料，則收藏於哈佛大學 Houghton Library，這批史料同時以微捲形式收藏於各大圖書館；耶魯大學神學院圖書館也藏有豐富的中國傳教史料（China Records，編號第八號）。[5] 傳記回憶錄方面如下列：Lereine Ballantyne, *Dr. Jessie MacBean and the Work of Hackett Medical College Canton, China* (Toronto: Women's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Canada, 1934); Anne Walter Fearn, *My Days of Strength: An American Woman Doctor's Forty Years in China* (New York and London: Harper & Brother Publishers, 1939); Bertha Van Hoosen, *Petticoat Surgeon* (Chicago: Pellegrini & Cudahy, 1947); Ruth V. Hemenway, M.D., *A Memoir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24-1941*, Fred W. Drake ed.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77); F. W. S. O'Neill ed., *Dr. Isabel Michell of Manchuria* (London: James Clarke & Co, 1917); Frances W. King-Salmon, *House of a Thousand Babies: Experiences of*

---

4 關於身體的殖民史或醫療殖民史，見 David Arnold, *Colonizing the Body: State Medicine and Epidemic Disease in Nineteenth-Century Ind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Megan Vaughan, *Curing Their Ills: Colonial Power and African Illnes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5 更詳盡的史料收藏資訊可以參考，Archie R. Crouth et al. eds., *Christianity in China: A Scholars' Guide to Resources in the Libraries and Arch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M. E. Sharpe, 1989).

an American Woman Physician in China , 1922-1940 (New York: Exposition Press, 1968); Bertha L. Selmon, M.D., *They Do Meet: Cross-Trails of American Physicians and Chinese People* (New York, 1942); Mollie Townsend, *Shanghai* (New York: Carlton Press, 1962); Lila Watson, *Grace McBride: Missionary Nurse* (Nashville, Tennessee: Convention Press, 1958); Laura Preston Wells, *Stories from a Chinese Hospital* (Shanghai: American Church Mission, 1930)。另外間接相關的出版品如 Margaret E. Burton, *Notable Women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912); Jennie V. Huges, *Chinese Heart-Throbs*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1920); Archibald Little, *Intimate China: The Chinese as I have Seen Them* (London: Hutchinson & Co., 1900); Edward Perkins, *A Glimpse of the Heart of China*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911)。

另外，見聞方面的文章則可見於美國女性宗教刊物，如 *Heathen Woman's Friend, Life and Light for Heathen Woman, Woman's Work for Woman*，這些發行甚廣的雜誌共同的特徵是充滿了關於異教婦女的故事，關於中國的更不在少數，是了解當時中國婦女生活的重要材料，也是觀察女傳教士建構異國性別文化印象的重要管道。[6] 最後，創始於 19 世紀末的女醫專業期刊 *The Woman's Medical Journal* 中也可見相關的文章。以下就以這些文獻爲主做初步的觀察與分析。

一般而言，不論史料的種類，在這些女醫的描述中，中國婦女的世界是相當可憐的：居所暗無天日且骯髒、無知（例如以爲地是平的，之下爲水）、不識字、迷信崇拜偶像，一旦有病痛則任醫術可疑的「土大夫」處置，或是任其自然發展，而難產則是束手無策，或是交由「無知」（不知感染的危險）的產婆。又如，1887 年一位女醫在動手術取出一位婦女的卵

6 美國宗教女性的自我優越感及對異文化的偏見，參見 Joan Jacobs Brumberg, "Zenanas and Girlless Villages: The Ethnology of American Evangelical Women, 1870-1910,"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69 (1982), p. 348.

巢囊腫之後，爲了要「啓蒙」民眾便將該囊腫示眾，沒想到引起居民的驚恐，最後產生了外國女醫開刀將該婦女的所有內臟全部取出的謠言。[7]

第一份出自女醫的醫療報告始於 1874 年，爲美以美會的露辛達・孔斯（Lucinda Coombs）給教會內部的簡短（兩頁）的工作報告，爲北京差會年度報告的一部分。其他在同一時期裡的女醫如福州的西格尼・崔斯克（Sigourney Trask），九江的凱特・布希尼耳（Kate Bushnell）也有類似的報告。[8] 女醫傳教醫療活動的初期，大約 1873～1885 年之間，女醫們大多是單打獨鬥，以開診療所及出診的形式來接觸病人；一方面行醫，一方面企圖透過「拯救肉體的苦難」來改變中國婦女的宗教信仰。在這種情形之下，醫療及宗教對當地的婦女的影響可以說是有其侷限性。但是，或許正由於這種種的侷限，使得這類的報告充滿了中國婦女的生活故事及她們與外國婦女及外國女醫生互動的細節。例如，在九江的一位女醫說明她盡量不出診的原因在於只要外國人一出現，當地好奇的居民便蜂擁而至，幾乎到了將病人的房子擠垮的地步。[9] 總之，一人獨當式的醫療報告，對病人的描述與對疾病治療的描述往往有著不可分離性。雖然充滿「病人的無知迷信」的故事一直持續到二十世紀之後，但是它們逐漸較少出現在醫院的報告裡。

---

[7] Ruth Hemenway, "Dr. Mary Carleton," *The Medical Women's Journal*, 34 (1927), pp. 41-42. 關於這類的謠言，不論是外國人挖取兒童眼睛來製藥、甚至製造望遠鏡等等，至十九世紀末大約已流傳有百年的歷史，謠言內容大同小異，可以說顯示了民間對於異文化的恐懼，值得另外討論。

[8] Lucinda Coombs, "Report of Medical Department of the W. F. M. S. of North China Mission of the M.E. Church, Read Before Annual Meeting, 1874," United Methodist Church-General Commission on Archives and History, Madison, New Jersey. 以下簡稱 UMC-GCAH.

[9] Sigourney Trask, "Medical Work," Annual Report of Kiukiang Conference W.F.M.S. 1875,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Archives, Madison, N.J.; Kate C. Woodhull, "Report of Foochow City Woman's Hospital," *Life and Light For Woman*, 31 (1901), pp. 14-19.

在短短十年之間，隨著教會對女性醫療工作的支持，女醫人員的增加及所屬醫院的建立，到了 1880 年代中期，逐漸有以醫院爲主的獨立報告的形式出現。例如 1886 年的福州婦女醫院報告，長達二十五頁；至 1920 年代，由康成創立的南昌婦幼醫院的年度報告則長達八十頁。[10] 除了有利於籌款之外，這個報告形式的增加意味著醫療工作的擴張。醫院的建立使得這些女醫可以專心從事醫療，傳教的工作則由大多爲中國婦女的聖經士（Bible woman）在病人候診或領藥進行。這類報告不但疾病的名稱專業化，疾病的分類也逐趨詳盡。例如，1886 年的醫療報告中疾病的分類已有十四大類，一年之間病人有五千多人次（包括門診及住院）。相對之下，1875 年的分類則相當簡略，如在福州行醫的西格尼・崔斯克（Sigorney Trask），雖然在一月之間的病人數目高達五百人次，疾病的分類只有眼睛、皮膚、消化系統三大類；[11] 另外，個別病人的背景細節似乎份量逐漸減少在以醫院爲主的報告裡，或者由一般教士撰寫的皈依故事取代。當然這也反應了西醫在中國逐漸建立地位的發展。（西醫在中國發展的歷史限於篇幅暫時從略，但簡言之，到了 1920 年代，不但西醫院林立，也出現了許多受西式醫學教育的中國醫生。）這樣的轉變似乎一點也不意外，但是對於中國婦女的疾病及生育等諸多經驗的意義何在？值得深入追究。

醫病互動逐漸納入醫院的空間裡，是醫療化（medicalization）與專業化的重要步驟；在治療方面，外科手術是一主要的項目，尤其是腫瘤的切除。腫瘤的切除最有名的例子是上海的依莉莎白・瑞福斯乃德（Elizabeth Reifsnyder），在 1883 年切下了一重達三十三磅的卵巢囊腫；[12] 在美國方

---

[10] Kathe A. Corey, *Annual Report of the Foochow Hospital of the Woman's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86).

[11] Sigorney Trask, "Medical Work," Annual Report for Foochow Mission, W.M.F.S. Oct. 25th 1875. UMC-GCAH.

[12] "Dr. Elizabeth Reifsnyder" folder in MCP Hahnmann Archives.

面，此爲女醫生在海外建立事業的傑出例子，也以此建立異教國內女性受苦受難印象。有趣的是，此例一再被輾轉引述，該腫瘤的重量也不斷增加，有時高達一百八十磅；[13] 而點石齋畫報則以「妙手割瘤」爲題畫出手術的概況，然該腫瘤已達「一百五六十磅」。[14] 到了二十世紀之後，X光與生化實驗室更是醫院必要的設備，而診斷與治療也隨著改變。

如上述，西洋女醫到中國所持的理由，乃是所謂禮教使婦女不得醫療的服務（醫生大部分是男性）。這個泛泛的印象，雖然有說服力，但卻忽略了中國文化裡複雜的社會關係。事實上，禮教束縛所及有其階級的差異。中上階級的婦女，若要接受男醫的診治通常是透過間接的方式，[15] 或是其他繼存於傳統中國社會的女性醫者，而生產則完全由傳統產婆所負責。[16] 至於中下階級婦女，早期的傳教男醫彼德・派克（Peter Parker）的第一位病人即爲女性，可見禮教對於身體的約束有其階級上的差異。[17] 而西洋女

---

[13] Mary H. McLean, "Responsibility of Medical Women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Women of Non-Christian Lands, and How We Are Meeting It," *The Woman's Medical Journal*, 21 (1911), pp. 245-249; Clara B. Whitmore, "Letter from China," *The Woman's Medical Journal*, 26 (1916), pp. 198-199.

[14] 點石齋畫報御集，頁 6。

[15] 關於士紳階級的婦女的看病方式，參考 Ilza Veith,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Dolls and Foot-binding in China," *Clio Medica*, 14 (1980), pp. 255-267.

[16] 士紳階級的婦女因興趣或是家傳而能醫其他婦女者時有所聞。見趙璧如，「趙璧如女士日記謄稿」，《婦女雜誌》，vol.2，1915。傳統產婆方面人數眾多，參考 Ka-Che Yip, *Health and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in Nationalist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Health Service, 1928-1937* (Ann Arbor: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1995), pp. 168-169.

[17] 關於 Peter Parker 參考 George B. Stevens, *The Life, Letters, and Journals of the Rev. and Hon. Peter Parker: Missionary, Physician, and Diplomatist* (Scholarly Resources, 1972); Sander L. Gilman, "Lam Qu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Westernized Medical Iconography in China," *Medical History*, 30 (1986), pp. 57-69; Theron Kue-Hing Young, "A Conflict of Professions: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1835-1890," *Bulletin of History of Medicine*, 47 (1973), pp. 250-272.

醫的出現則使得性別與階級有了新的規範方式 —— 根據文獻，外國女醫所接觸的病人中不僅包括了中下階層婦女，官紳階級婦女也在其中。例如，1879 年雷歐羅拉・郝沃（Leonora S. Howard）治癒李鴻章夫人的成就，即在教會圈中廣受宣傳，可以說西洋女醫是西方醫學得以順利地接觸中國官紳階級婦女的主要媒介。然而，如果女醫是貴賤皆宜，婦女的階級區分是否因此而消失？醫療空間的歷史演變可以回答這個問題。在早期由於官紳階級婦女不願與其他下層婦女同處於一室，她們有時是在寒冬時才會出現在女醫診所裡，或是由女醫以到府出診的方式來接受醫療。[18] 醫院出現之後，雖然到府出診的型態仍然持續存在，上層婦女若有需要住院，則利用特別的病房與一般下層婦女區隔開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成功康復的上層婦女，往往慷慨地捐贈經費。例如，在 1911 年南昌婦幼醫院建築所花經費之中，有二千元是來自康成的舊病人及地方人士的捐贈，另外五千元爲美國瓊斯太太（Mrs. Jones）所贈，五千元爲美國女差會西北分會所支出。[19] 不過，在 1920 年之前，大部分的醫院經費還是以來自美國教會或是民間捐贈爲主。

其次，傳統社會所容許的醫病兩方的性別異同，也牽涉到身體部位的問題，西醫式婦產方面的女性生殖器官的接觸與診察，僅有極少數婦女可以接受男性醫生的診治。[20] 相對之下，女傳教醫生不但可以治療婦女的一般疾病，也可以處理婦產的問題。因此，在這些傳教女醫的文獻中，常見她們對於「土產婆」（native midwives）的攻擊批評，將嬰兒死亡率偏高歸咎於產婆的迷信與無知；這過程可以說是西方醫學透過西方女性與傳統產

---

[18] Coombs, 1874.

[19] Ida Kahn, "The History of the Nanchang Hospital," UMC-GCAH.

[20] Sara Tucker, T*he Canton Hospital and Medicine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1835-1900*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isty, Ph.D. Dissertation, 1982).

婆的競爭。[21] 然而，隨著中國社會的變遷，男醫生女病人不再是個問題，1930 年代之後醫院的設計逐漸不再有性別的區隔，婦女不但可以接受男性醫師的醫療，醫院也無須是專爲婦女服務的，這些女醫的存在的意義也隨著改變。[22] 根據筆者初步的觀察，早期的西式婦女綜合醫院似乎有逐漸演變成「婦幼」醫院的傾向，從以服務婦女爲主，轉變成以服務「婦人問題」爲主，婦產科則由業務的一部分變成主要專門。例如，康成創立的南昌醫院、李碧珠的福建福清醫院、依莉莎白・瑞福斯乃德（E. Reifsynder）設立的上海西門婦孺醫院，後者在二十世紀又號稱爲「千嬰房」（House of a Thousand Babies）。[23] 這個關於婦產方面的歷史演變，是另外一個値得深入追究的問題。

這段中西交流的婦女歷史，可以說同時涉及了帝國主義、西方科學與醫學的擴張以及宗教東方主義，而能同時顯示這個交織面向的，莫過於那些受教會及女西醫影響而出現的中國女醫。早期的女醫的醫療方式包括診所（dispensary）、出診（home visits）、巡迴醫療（itinerating）。接受西醫訓練之後的中國女學生或學徒，在十九世紀末開始逐漸接下了巡迴醫療的任務，醫療的分工於是逐漸形成。教育形式暫不論，中國婦女的西醫學教育可以說始於 1879 年，比彼德・派克（Peter Parker）在廣東醫院所訓練的關亞杜（Kwan A-to）晚了約四十年。訓練女學徒一方面是人力的需要 —— 在所有的報告裡，應接不暇是最普遍的問題；另外則是溝通與建立社會關係，女學徒往往可以協助外國女醫與當地居民溝通（如康成）。此外，男醫收女學生的例子也値得注意，如廣東的嘉約翰（John Kerr）在收女學生之後，似乎因此可以間接接觸許多婦女的婦科問題。

---

[21] Frances L. Draper and Emma J. Betow, "Hospital In-Cases at Sing Iu," *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 XXIV (1910), p. 26.

[22] Edward H. Hume, "A Study of The Christian Medical Occupancy of Eastern Kiangsi and Northern Fukien," 1937. UMC-GCAH.

[23] Frances W. King-Salmon, *House of a Thousand Babies: Experiences of an American Woman Physician in China , 1922-1940* (New York: Exposition Press, 1968).

在這些中國第一批「西式女醫」裡，有少數是受教會的資助到美國接受醫學教育，她們的出現主要集中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正式的女子醫學院開辦之前。這些中國女西醫之中，在美學成之後，均被教會派遣回中國成爲在地的女傳教士（native missionaries）。如福建福清的李碧珠（Bi-Cu Li,1880-1974）、福州何金英（Jingying He 或 Hu King Eng, 1866-1929）、廈門的金韻梅（Ya May King 或 Yamei Jin 1864-1934）、九江石美玉（Shi Mei Yu 或 Mary Stone, 1873-1954）及康成（Kang Cheng 或 Ida Kahn,1873-1930）。[24] 其中石美玉與康成不但在九江南昌一帶享有盛名，也在美國的教會圈中備受重視。在所有教會的文獻中，她們幾乎毫無例外地被塑造成中國傳奇人物 —— 天足、受高教育、行醫救人、信仰基督教。[25] 因此， 在美國的文化脈絡中，尤其是對活躍於教會活動的女性而

---

[24] 李碧珠現存檔案（資料稀少）僅見於 MCP Hahnemann University，原為賓州女子醫學院 (Woman's Medical College of Pennsylvania)；關於何金英，見 Margaret E. Burton, *Notable Women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912).

[25] 另外，廣東張竹君 (1879～?) 也是接受教會醫學教育的例子，雖然她沒有遠赴美國接受醫學教育。石美玉、康成的故事與照片出現在數本二十世紀初出版的相關書籍中，Margaret E. Burton (1912); Edward Perkins, *A Glimpse of the Heart of China* (NY: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911), Edward Perkins, *A Second Visit to Kiukiang* (Shanghai, 1913); Bessie F. Merrill, "Ida Kahn, M.D." in her *Adventurers in Faith*, (Woman's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宣傳小冊如 Emily T. Sheets, "Doctor Mary Stone" (Woman's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Publication Office, Boston, Mass. ca. 1902); "Story of Ida Kahn and Mary Stone," (Woman's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Publication Office, Boston, Mass. ca. 1900); 至於雜誌期刊報導可見於 *Central Christian Advocate, China Christian Advocate, Heathen Woman's Friend*。文章相對之下，中文文獻裡零星地提及此二位，如梁啟超關於康成的短文〈記江西康女士〉，見李又寧、張玉法主編，《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第二冊 (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8)；戚世皓，〈辛亥革命與知識婦女〉，李又寧、張玉法編，《中國婦女史論文集》，第二輯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8)。關於這些穿梭在兩個文化中的婦女的討論及想法，筆者感謝參與 1999 年三月二十六日於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科學史系的星期五午餐聚會 (Brown Bag) 討論的師生給予的意見，會中筆者以石美玉與康成為例，題為"Adorable and Adoptable: Two Early Chinese Women Doctors," 也感謝絹川知美女士的持續討

言，她們是中國婦女皈依基督教的典範，也是美國女性傳教事業的具體成果，而她們的故事不但是募款的最佳宣傳資料，她們在美國的演講也號召了許多女醫學院學生加入傳教的行列。[26]

然而，對於史家而言，這些穿梭在多重文化之間的「模範中國女性」的歷史意義，或許不在於其傳奇性（如美國教會方面所塑造的），也不在於她們擁有了多重的歷史第一（基督徒、留美學醫、中國女西醫等等），而是另一個需要進一步分析的問題：在帝國主義的背景之下，近代中國婦女如何利用西方女傳教士及其知識宗教資源，進一步取得了「菁英」與「從異教黑暗世界裡拯救出來的婦女」這個雙重身份。而隨文化脈絡游移轉換，她們的這兩個身份時而矛盾，時而相輔相成。對於她們所在當地社會來講，她們擁有的醫學知識、英文能力、教會機構資源在在都顯示了她們的菁英身份（尤其是相對於其他婦女而言）。但在英文文獻裡，她們的故事往往是用來對比中國婦女的悲慘狀況，以顯示傳教的必要性，也同時滿足美國宗教與文化的優越感。一般而言，美國教會方面，不但以帶有性別意涵且半寵半褒的文字來維持石與康兩位的服從地位（石美玉爲 “little doctor,” “girlish woman”），另一方面也強調她們是熱愛美國文明的優秀而虔誠基督教徒；簡言之，石、康二人可以說是中國化（女性化）與美國化的宗教東方主義的複合品。因此，教會的石、康故事的建構用語相當值得分析，尤其是她們所扮演的「可愛的異教國姊妹」這樣的角色，可說是一種柔性的殖民形式的表現；宣稱某者是可愛的，也就等於是說某者的可被殖民性，透露出殖民者的意向。[27] 另外，石美玉與康成的美國背景也常常使得她們的自我及國家認同曖昧不明；她們的中國身份在美國不言自明；但在中國當地（江西九江）的脈絡裡，卻偶而會被指爲「外國人」。[28] 相對之下，

論與意見。

[26] Ruth V. Hemenway, “In China...” *Medical Woman's Journal*, Feb (1945), pp. 33-40.

[27] 關於此點 “To say someone is cute is to say someone is colonizable.” 筆者感謝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研究員 Joel F. Stocker 先生所給予的靈感及意見。

[28] Ida Kahn, “The History of the Nanchang Hospital,” Margaret E. Burton (1912), p. 142.

中國方面則視此二人爲揚名美國爲國爭光的女性，是女子教育成績的最佳典範。總之，此二人在中文與英文資料所呈現出來的形象頗有些差距。[29] 當然，女傳教士中也有不少「中化」的例子，甚至歸化中國籍者。[30]

除了上述女性醫療的狀況與中國西式女醫的興起的問題之外，異文化的日常生活互動是文獻裡另一個饒富趣味的面向，這類細節大多出現在傳記、回憶錄及雜誌文章裡。「外國婦女與中國婦女」這樣的接觸，無論是否牽涉到醫療行爲，似乎都喚起了中西婦女的身體意識。無論是傳教士文獻或是中國婦女的回憶錄，最顯著的現象是雙方都表現了對於對方身體外表的高度好奇心。除了普遍的遭受民眾圍觀問題，美國女傳教士常常述說當地婦女如何地對她們品頭論足，年歲、飲食起居、膚色無所不問。西方人中具有的金髮藍眼白皮膚者，經常引起中國民眾的極大騷動，而女傳教士雖較男性傳教士有機會接觸中國婦女，卻也同時受到了更多直接而密切的注目觀察。許多的品頭論足往往發生於當地婦女的家中，顯示中國婦女不但不是完全屈居弱勢，更可能主導品頭論足的場面。[31]

---

29 康成先後在密西根醫學院 (1892～1896) 及西北大學文學系 (1909～1910) 求學。她自幼即為女傳教士 Gertrude Howe（吳格矩）所收養，當時教會對收養中國小孩採不支持的態度，康的教養是 Howe 自掏腰包來支持的，後康成視 Howe 女士為親母。在 Howe 晚年時克盡孝道。換言之，康成與美國文化的長期接觸不但是宗教的、教育的、也是親情的，然而康成的愛國主義也同時溢然於她的文筆裡。令人玩味的是，康成在一份教會的個人資料表上的國籍欄留下了空白；縱觀其一生的異文化經驗，這或許是她個人掙扎游移的暗示。見 Missionary Files, No.1467-2-1, "Ida Kahn," UMC-GCAH.

30 康成的養母吳格矩自在九江傳教之後，選擇在中國度過一生，死後並且完全採用中國式葬禮，見康成所撰訃文, "Gertrude Howe" UMC-GCAH。歸化中國籍者如英國的艾偉德 (Gladys Aylward) 見 Alan Burgess, *The Small Woman* (New York: Cutchogue, 1959)；其他中國化的傳教士例子可參考 Irwin T. Hyatt, *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 Three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East Shangtu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65-138.

31 Mrs. G. F. Fitch, "China—Soochow," in *Woman's Work for Woman*, 6 (1876), p. 9.

當然，女傳教士們對於中國婦女的異端習俗，包括纏足，不但相當敏感，更嚴厲地批評且企圖廢止這些異端。[32] 以纏足爲例，目前史家們大多從「近代婦女地位的提升」或是女權運動的角度來看反纏足運動，然而，筆者在此要強調反纏足過程中，近代身體意識的形成是一個重要卻未受到注意的面向。西方醫學將纏足病理化（pathologization）及歸類爲醫學問題（medicalization）的例子很常見，而反纏足運動裡透過女傳教士的演講、宣傳，纏足之害，如阻礙血液循環、又如骨骼扭曲變形的X光照片更引起中國方面的注意，足見西方醫學知識是這些女醫用以批評種種習俗的利器。雖然西方的健康概念在二十世紀之後明顯地占上風，但是在中西異國女性互動過程中並不是個「西方戰勝東方」的簡單畫面。舉例來說，不但中國女人的小腳引發美國婦女的驚歎厭惡，外國女人的「大腳」也同時引來中國婦女的好奇甚至嘲笑。[33] 這個彼此品頭論足的歷史過程，不但是雙方對異國人的好奇心的展現，也是兩個異文化彼此召喚身體意識的過程；不論是中國婦女或是西洋女傳教士，都在這個過程中體認到自己的身體在另一個文化脈絡裡的異國性。[34] 雖然在大的歷史脈絡裡，女傳教士有著西

---

[32] 關於這個品頭論足的詳細歷史過程，筆者另外有比較詳細的處理，參考 Hsiu-yun Wang, "Curing the curious: American medical missionary women and their Chinese patients in China, 1870s-1920s," History of Science Society Annual Conference, History of Science Society, Kansas City, Missouri, 22-25, October 1998.筆者在此也感謝英國劉燕玉女士不辭辛勞提供以下資料：Colin McDougall, *Chinese Footbinding* (Norwich: Norfolk & Norwich Hospital, date unknown, ca. 1960s).

[33] 關於纏足史研究的回顧見林秋敏，〈中國婦女纏足研究的概況〉，《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4 期 (1996.08)，頁 287-296。此外，纏足史的一個新的文化歷史詮釋參考，Dorothy Ko, "The Written Word and the Bound Foot: A History of the Courtesan's Aura," In Kang-i Sun Chang, Elllen Widmer, eds. *Writing Wome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74-100。至於教會與中國女子教育可參考王奇生，〈教會大學與中國女子高等教育〉，《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4 期 (1996.08)， 頁 135-166。

[34] 關於殖民的意識或是意識的殖民 (the colonization of consciousness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colonization) 參見 Jean Comaroff and John Comaroff, *Of Revelation and Revolution: Christianity, Colonialism, and Consciousness in South Africa* (Chicago:

方帝國主義的強勢背景，但在與中國婦女接觸時，她們的外國人身份往往使得她們在特定的歷史時刻裡處於弱勢（如前述的女醫爲避免眾人的好奇觀看而盡量減少出診）；這些異文化的照會與交流的許許多多小歷史切片，雖不見於教會的「開疆拓土」式的官方歷史裡，卻展現在女傳教士與中國婦女的日常生活中，其複雜性遠比一般所謂的「帝國主義的侵略與壓迫」這種大筆揮毫的圖像要來得複雜許多。當然，傳教士在帝國主義的擴張裡所扮演的角色與歷史評估，史家則有許多爭議。[35]

品頭論足可以是相當短暫而膚淺的，但是也可以是系統性且深入的。例如，醫學知識及醫療衛生觀念的理論與實踐。一般談近現代中西交流史，近代化是常用的架構與用語，但是，所謂的現代性或是現代化，常常只是泛泛地指西方科技及其他制度的傳入與發展，例如鐵路、科學知識、城市建設、軍事武器、學校教育等等，至於一般人們如何經驗體認，甚至參與這樣的歷史過程，則仍然有待說明。婦女的身體健康疾病等等經驗在這段歷史中的轉化，可說是一種比較細微的現代化，它不但是關於身體的，也是有關新的性別建構的（例如，代表或定義女人的身體的特徵的歷史演變）。但是究竟什麼是身體的現代化？筆者在此暫借用醫學史家巴巴拉・杜敦（Barbara Duden）的談法。杜敦認爲以現代生理學及解剖學爲典範的一套關於身體的感知（perception）是身體現代化的關鍵，而女性的身體經驗，及如何述說這些經驗的語言，在現代化之後則有相當深遠的轉變；[36]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35 Andrew Porter, "'Cultural Imperialism' and Protestant Missionary Enterprise," *The Journal of Imperial Commonwealth History*, 25 (1997), pp. 367-391.

36 Duden 以十八世紀的德國婦女為例，比較了現代化前後女性身體經驗，她認為現代化前女性的身體經驗往往與她們的生活、社會經驗不可分離，而她們所用來描述身體疾病的語言也往往類似於描述生活狀態的語言，尤其是類比的使用，相對之下，現代科學在提供一套精準的語言的同時也使婦女較遠離了她們自己的身體經驗。因為語言的精確性往往阻礙了許多經驗的體認。十八、十九世紀興起的現代解剖知識及其所帶來的一套新的知識與語言對於歐洲人的身體經驗產生了相當深遠的影響。Barbara Duden, *The Woman beneath the Skin: A Doctor's Patients in Eighteenth-*

在中國方面，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西方所帶來的各種科學醫學知識與技術，在屬於身體的歷史中扮演了什麼角色？是否可以說在這個過程中，不論美國婦女或中國婦女均產生了新的身體實踐，也吸收了新的知識與新的意識？也許現代化身體實踐經驗中，無可避免地，有著與異文化時而可分，時而難分難捨的雙重面貌，而這些都是需要仔細浸淫在史料中，才能回答的問題。

最後，既然這是一個關於異文化的互動，筆者在此稍微討論史料與聲音的平衡問題。女傳教士在中國所觀察、書寫的，由於觸及了社會問題及婦女困苦的處境，內容多牽涉到中下階層的中國婦女，尤其是沒有書寫能力的非菁英婦女，所以這些文獻同時是研究近代中國中下層婦女生活史的重要材料。雖然女傳教士無法擺脫自身的文化宗教的侷限與偏見，但是基於她們大多與中國婦女有相當直接且長期的接觸，她們的文獻值得注意。不過，重視所謂權力底層的聲音的史家們，或許會對於這類的史料持相當保留的態度，也就是說，因爲這些史料的作者們是乘著西方帝國主義之便而到世界各地傳教的，所以她們的文獻恐怕很難「忠實地」呈現處於弱勢地位的他國婦女。

事實上，這是個相當普遍的史料困境。大部分的現存史料多出自於有書寫能力的菁英，而邊緣族群如下階層人民、非菁英婦女、罪犯、病人等所寫的文獻則相當稀少，也因此站在權力底層的觀點往往很難被重建。對於這個問題，研究中國二十世紀初上海妓女史的學者蓋而・賀歇特（Gail Hershatter）有相當敏銳的觀察及積極具體的建議。賀歇特認爲許多非菁英（或是賤民或所謂的 subaltern）者，雖然沒有直接地爲自己發言，但是她們的存在卻以各種方式附著於不同的文件之中，她們與權力的對抗也有跡可循，所以解讀史料時必須時時意識到的是：來自菁英的聲音不見得是直接事實的陳述，而所謂的「菁英」也可能因特定的歷史時刻而失去其菁英

Century German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的位置，例如在列強擴張時代的中國的知識份子，或是殖民時代的印度知識份子，又如前述的康成與石美玉等早期的中國女醫。這些幽微的非菁英聲音，需要以陪審團的態度來詳盡地解讀史料才能浮現。[37] 有了如此的警覺之後，傳教士的文獻至少可以提供了解那些沒有留下文字的中國婦女的可能性，史家們也無須陷於「只要有能力發言者就不算邊緣弱勢」這樣的僵局。

[37] Gail Hershatter, "The Subaltern Talks Back: Reflections on Subaltern Theory and Chinese History," *Positions* 1993, 1 (1), pp. 103-130.